

【英】马丁·吉尔伯特◎著 李广才◎译

WORLD WAR I

A COMPLETE HISTORY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撒切尔夫人、约翰·梅杰爵士、托尼·布莱尔等六位英国首相推荐

《纽约时报》“权威单卷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英】马丁·吉尔伯特◎著 李广才◎译

WORLD WAR I

A COMPLETE HISTORY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 (英) 吉尔伯特著; 李广才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54-8301-0

I. ①第… II. ①吉… ②李…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
战—历史 IV. ①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2464号


Copyright©1994 by Martin Gilbert

责任编辑: 彭姗姗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24.625 插页: 12页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00千字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1
第二章 “欣喜若狂”	14
第三章 开局之战	29
第四章 从蒙斯到马恩河	44
第五章 掘地为壕：堑壕战的开端	58
第六章 临近圣诞：烂泥、软泥和毒虫	72
第七章 求破僵局	89
第八章 加利波利登陆	103
第九章 协约国危急	109
第十章 同盟国蒸蒸日上	122
第十一章 协约国屡战屡败	137
第十二章 “此战将结束于凡尔登。”	157
第十三章 “欧洲疯了，世界疯了。”	171
第十四章 索姆河会战：注定会有一场血腥浩劫	182
第十五章 各线战场的战争	200
第十六章 战争激化	214
第十七章 战争、逃兵、哗变	231
第十八章 西线僵局，东线混乱	245
第十九章 帕斯尚尔战役和俄国革命	258
第二十章 战争与和平的条款	268
第二十一章 胜利边缘的同盟国	280
第二十二章 德国的最后一搏	289

第二十三章	“战斗，战斗，其他一切全部无关紧要。”	296
第二十四章	协约国反攻	307
第二十五章	潮水转向	324
第二十六章	同盟国的崩溃	339
第二十七章	最终停战	356
第二十八章	媾和与纪念	361
第二十九章	“……纪念那位伟大战友。”	375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政治家、作家、小说家和哲学家都曾反复论及大国间的战争。但很少有人理解与殖民地冒险相对的欧洲之战的本质。已知的只是优势兵力打击遥远、孱弱的敌人时发起的迅猛冲锋，机关炮对阵长矛、巨型海军炮对阵古老火炮的胜利。无论这些冲突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们而言多么令人胆战心惊，国内的普通大众却丝毫也感受不到这种恐怖。

为什么要害怕欧洲爆发战争？就在 1914 年战争爆发前不久，一名法军上校——1870 年德国入侵时只是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听到一群年轻军官为战争的前景而举杯，还为发生冲突的可能而大笑。他提出一个问题，让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那么你们是否认为战争永远欢快，总是滑稽可笑？”他的名字是亨利-菲利普·贝当。在两年后的凡尔登，他将见证 20 世纪最惨烈的一场军事屠杀。

笑声被贝当打断的那些法国军人都继承了法德两国间的世仇，这种仇恨在 40 多年前的 1871 年 5 月 11 日达到巅峰。就在这一天，德国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的天鹅饭店，签下了那份将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割让给德国的协议。这一天，在德占城市梅斯敲响礼炮庆祝胜利。1931 年，英国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写道，“在法国耶稣会圣克莱门特学院的教室内，枪炮表达的信息不需诠释。孩子们一跃而起。校长更加冷静地站起身，叫道：‘我的孩子们！’——然后再也说不别的话，就低下头，双手并拢举在胸前，仿佛是在祷告。这一恐怖时刻的记忆并未从学生们的头脑中抹去。”其中的一个学生就是 19 岁的费迪南·福煦，他一想到自己尚未参战失败便已降临的事实就恼恨不已。

新统一的德国内部并非所有人都对战胜法国心满意足。随着帝国工业实力的增强，德国的其他野心也在蠢蠢欲动。殖民扩张、像英国一样强大的海军、对亚洲穆斯林施加影响，以及在欧洲协调当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等方面的热望，都强化了德国的自卑心态。刚刚于 1870 年统一的德国，要参与这场谋求力量与影响、帝国与尊重的角逐，似乎已经姗姗来迟。再发动一场战争的需要，以及为打赢这场战争而发展强大军事实力的必要就是退役德国骑兵军官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发表于 1912 年的著作《德国和下一场战争》一书的结论。1870 年，伯恩哈迪作为征服者策马穿行巴黎。在书中，他强调了

德国需要发动这场战争，否则就将在这场势力的角逐中败北。“为建立一切自然法则提供基础的自然法则就是，”他写道，“为生存而斗争的法则。”发动战争“有其生物学上的必要性”。比他小40岁的德国士兵们很快就会到战场上验证这一充满信心的理论，并为验证理论而死去。

1870年的战争是19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爆发的最后一场战争。色当一役，双方各有3000名士兵罹难。在随后的法国内战中，超过2.5万名巴黎公社拥护者被处死于巴黎，刽子手是法国人自己。战争及其劫后余波，以这个例子，让其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及其难以预知的、甚至邪恶的后果，为世人所知。1870年后，德、法、比利时和英帝国都曾在海外发动战争、遭遇失败或制造屠杀。拿破仑三世之子帝国亲王就是1879年在伊山德瓦纳战役期间及之后死于祖鲁人之手的数百万名英军士兵之一。1894年，霞飞中校率领一支法军纵队穿过撒哈拉沙漠以征服廷巴克图。在世纪之交，一名德军上校法金汉在各国共同镇压中国义和团的运动中，得到了无情残忍的名声，此时德国皇帝将德军比作匈奴人，说出了一句最终反用于他们自身的话：“正像1000年前的匈奴人在其首领阿提拉率领下赢得的名声令中原人不寒而栗，”他说，“也要让德国之名以这种方式在中国为人所知，使中国人不再敢对德国人轻慢斜视。”^①

在五年之后的英国议会下院，豪斯曼情绪化的警告得到了时年26岁的保守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的呼应。丘吉尔在印度、苏丹和布尔战争中久经战阵后，返回伦敦时却听到人们在为一支能与欧洲敌手作战的军队而大声疾呼。“听到议员们，甚至大臣们平静而又口若悬河地谈起欧洲大战时，我时常感到诧异。”1901年5月13日，他刚当选议员三个月后就这样宣称，过去的战争是“小规模职业军人组成的常规军”打的，而在未来，当“广大农民被动员起来被迫彼此作战”时，一场欧洲之战将以“被征服者的毁灭和征服者遭到几乎同样致命的贸易失调和精疲力竭”而告终。

丘吉尔警告说，民主将比旧时代的王庭和内阁“更具报复性”，“人民的战争将比国王们的战争更加恐怖”。在十年后的1911年8月9日，正当德国为索取大西洋沿岸海港摩洛哥而煽动起对英法发动一场战争的狂热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就对德国国会提出警告：欧洲战争可能引发革命。人们都笑他杞人忧天，一位议员朝他大喊：“每场战争之后，局面都变得更好！”

导致战争爆发的竞争心理无法因反战情绪而减弱。20世纪的最初十年在这些国家出现了次数极多的此类竞争和仇恨，对它们而言，和平、贸易、工业化和民族繁荣的传播，

^① 古代匈奴人发源于今蒙古国境内，公元4—5世纪从里海沿岸入侵欧洲，匈奴王阿提拉在位时势力达到极盛。攻入德国后，阿提拉被罗马、哥特联军阻截于沙隆附近的马思河畔。哥特人作为一个条顿部落，属于德国人先祖中的一支。

似乎是真正的必要、挑战和机遇。在法国，领土被德国吞并带来的损失激起了 40 多年的民怨。法国爱国者莱昂·甘贝塔的忠告“永远想着，决不说出”一直回响在法国人民的耳中。覆盖在协和广场上的斯特拉斯堡塑像身上的黑布时刻从视觉上提醒人们失去的东部两省。卡尔·贝德克尔撰写的出版于 1900 年的《巴黎旅游指南》对这尊遮盖之下的雕像进行了评论：“斯特拉斯堡通常都覆盖着沉重的黑绸绸，旁边摆放哀悼用的花圈，用以纪念阿尔萨斯的割让。”德国一方有很大的领土野心，尤其是在其东部疆域之外。德国人鄙视俄国，希望吞并沙皇俄国境内的波兰西部各省，还要设法让德国影响力扩展到波兰中部，进入立陶宛及波罗的海沿岸。似乎威廉二世的帝国意欲修正彼得大帝 200 年前打破的平衡，彼得崩殁 40 年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将这一平衡打破。

尼古拉二世统治下的沙俄也不乏其自身的野心，尤其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当时一个斯拉夫国家的斯拉夫斗士，正持续努力，为向海洋扩张领土而斗争。俄国也自视为一个为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斯拉夫种族而斗争的战士。沿俄国与奥匈帝国边界居住着三个少数斯拉夫族裔，俄国想在他们面前扮作斗士：乌克兰人、鲁赛尼亚人和波兰人。

奥匈帝国 1848 年起就由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统治，该国试图通过平衡其境内少数民族从而维持其本身的庞大构架。1867 年，为调解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相互争端，弗朗茨·约瑟夫登上了奥地利的帝位和匈牙利的王位。二元君主国的奥地利一方，设立了一种复杂的议会制度，目标是在立法机构中给予每个少数族裔以一席之地。即使如此，哈布斯堡家族安于现状不去干涉和改变事物的欲望，也与试图约束奥地利在南部统治的眼中钉的欲望发生了冲突，这个眼中钉就是不断扩张的（或至少仿佛如此）的塞尔维亚公国。

在英国，海军上将与议员们，连同小说家和新闻记者们，都惧怕德国的海上霸权。1914 年孟夏，人们得知德国即将拓宽基尔运河，使德国舰船得以更加安全而迅捷地由波罗的海驶入北海的消息后，这种恐惧陡升。反德情绪成了大众媒体的常规主题。人们反复呼吁自由党政府引入义务兵役制，以免战争爆发时过度依赖小规模的职业陆军。自由党内阁对这些呼吁进行了抵制。

欧洲结盟体系反映了各国的诸多恐惧。两大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因外交及情感纽带而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自 1892 年起，法俄两国也同样如此，而英国则分别与法俄两国达成了协议以减少未来冲突。英法之间虽未签订条约，但也于 1904 年签订了友好协约，以解决他们在埃及和摩洛哥的海外领土争端，而且自 1906 年起也开始就军事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协议及磋商机制就形成了人们所称的英、法、俄“三国协约”，其对同盟国形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包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此尤为敏感，他梦想着德国会受到人们的敬畏和尊重。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他显然憎恶着自己的

叔父爱德华七世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另一个孙子乔治五世，那个身兼国王与皇帝之责的，印度次大陆数千万子民的统治者。

在波茨坦的王宫内，威廉二世回想起自己的先祖、普鲁士陆军的缔造者威廉一世的威仪。直至今日，卡尔·贝德克尔 1912 年评论说，“无数名士兵，尤其是近卫团中经过精挑细选的士兵，构成了城镇街道上的独特风景。”在波茨坦还有一座威廉一世骑马的青铜像，1900 年由威廉二世揭幕，基座前方端坐着胜利女神。胜利女神在罗马时代本是恺撒的主神，1814 年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中被时任年轻勤务兵的亲王在奥布河畔的巴尔以浮雕形式加以装饰，1871 年德军胜利攻入巴黎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在 10 世纪被首次提及，作为德国军力和帝国表率标志的波茨坦，用贝德克尔的话说，却是“由斯拉夫人最早建立的”。任何斯拉夫人都没有声称对波茨坦拥有主权，即使是 1945 年俄国人作为胜利者、占领者和和平缔造者要在此与西方盟友会面。

自 1900 年后带有标记清晰的国界的欧洲地图上显示，许多边界自 1815 年起就未曾改变，还有的边界自 1871 年以来就一成不变，这就遮盖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其中不少是因为种族根源。

塞尔维亚自数十年前赢得独立，成为第一个现代斯拉夫国家起，就是一个内陆国，它要在亚得里亚海得到一个出海口，却被奥地利阻隔，而且奥地利 1908 年就吞并了土耳其前省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此次吞并不仅公然违反了 1878 年的《柏林条约》——英国亦为其签约国——也促使奥地利完全控制了超过 300 英里的亚得里亚海海岸线。波斯尼亚也可用作军事基地，有需要或时机成熟时，奥地利可借此对塞尔维亚发起攻击。

奥匈帝国境内的每个少数民族都试图与某个邻国发生联系，如塞尔维亚、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对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而言，则想以某种形式自治，甚至独立建国。在德国、奥匈帝国和沙俄统治下的波兰人从未放弃独立的希望，拿破仑曾对此予以激励，但被一代代德国皇帝、俄国沙皇和奥匈帝国皇帝压制了一个世纪。

斯拉夫人的野心对奥匈帝国的威胁，在奥地利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男爵致哈布斯堡帝国皇储、皇帝的侄儿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信函中得到了解释。“南方斯拉夫种族的统一，是一场巨大的民族运动，我们既不可对此掉以轻心，又无法对其加以控制。问题是这种统一是否会发生于帝国的边境之内——即以塞尔维亚的独立为代价——还是让帝国承受代价而处于塞尔维亚的主导之下。”假如塞尔维亚成为斯拉夫人统一进程中的领导者，康拉德警告说，奥地利将要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其南部的斯拉夫人各省，由此将失去几乎其全部的海岸线。与塞尔维亚地位上升相关的领土与威望的损失“将使帝国屈居于小国地位”。

众多国家与民族之间相互矛盾的恐惧与欲望并未引发一场欧洲之战，但假如战争会

在两大国之间爆发的话，这些恐惧与欲望就构成了等待引燃的多重导火索。如果战争到来，它将成为潜藏已久的野心及复仇雪耻的难以抗拒的机会。工业上强大，军事上自信的德国，不愿见到其西面和东面的邻邦——法俄两国——紧密结盟。为求制衡，它紧紧抓住其南部邻邦奥匈帝国这个患难伙伴，不论该伙伴有多么尾大不掉，多么容易分崩离析。德国还于1882年将意大利引上自己的轨道，由此造就了“三国同盟”。

1898年，德皇赴君士坦丁堡拜会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又声势浩大地赴耶路撒冷朝圣——三大一神论宗教领袖都在此设下华丽的拱门供他乘马穿行而过——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整个伊斯兰世界表明他们可以把德国看作朋友。到1914年，已有三幢显眼的石屋耸立在朝向死海的橄榄山顶上：第一幢是俄国的耶稣升天教堂，标志着圣彼得堡自1888年起就对东方怀有的野心；第二幢是英国人约翰·格雷·希尔的私宅，1914年春由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一所犹太人大学购得，标志着新生的民族热望；第三幢是以德国皇后之名命名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疗养院，建于1909年，它毫无疑问地昭示了德国的利益与野心。

1907年英国与俄国签署协约。尽管该协约主要目的是解决英俄之间在遥远的波斯和阿富汗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争议，但这对德国似乎构成了更进一步被围困的证据。德国东方野心的一个表现，就是自1899年起，推进修建一条从柏林起始，直通巴格达，并继续向东延伸的铁路，将君士坦丁堡作为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枢纽。将旅客、物资和火车车厢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沿岸的锡尔凯吉车站运往亚洲沿岸的海大帕夏车站的轮渡，是德国野心的另一标志。

德国人已制订计划，要使这条铁路穿过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继续向南延伸，直达地中海东岸的加沙、红海之滨的亚喀巴和波斯湾附近的巴士拉等港口。一条支线将向东延伸，进入远处的波斯油田，这就对英俄两国七年前刚在该地区建立的影响力构成了直接挑战。1906年，当时占领埃及的英国，为抵制德国可能在红海之滨的亚喀巴建成火车站，而从土耳其手中将西奈沙漠东部的荒地并入了其占领下的埃及。这就使得英国火炮可以从埃及长驱直入，进入小小的塔巴湾，从塔巴湾轰击亚喀巴的铁路联轨站和港口设施——假如德国利用这些设施损害英国利益的话。

德国对围困的恐惧是由于法、俄、英三国通过协议与对话逐渐结盟。1909年1月，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四年前退役的德国参谋本部前总长，就未来战争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英、法、俄三国，甚至对意大利的问题提出了警告：“所有努力已经就绪，要将这些大国联合一处，以对同盟国展开协同攻击。在特定的时刻，吊桥会被放下，城门洞开，百万大军恣意妄为，跨过孚日山脉，越过默兹河、涅曼河、布格河，甚至伊松佐河和蒂罗尔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四处劫掠、蹂躏。似乎存在巨大危险。”德皇在向他的指挥官将领们高声朗读此文时，评论说：“写得太棒了！”

1911年，英国切实拥有至少摧毁德国主导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线上的一个枢纽的实力已有五年。英法两国协同行动，阻止德国在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阿加迪尔港开埠。一艘德国炮舰驶入港区时，英国人威胁说如果它不驶离，就要与其兵戎相见。威胁发挥了作用，但同样也留下了深深的积怨。

公众的感知未必与事实相一致。英国商人也能像德国商人一样利用柏林—巴格达铁路，而且在铁路董事会内除11名德国董事外，还有8名法国董事。但一想到这条近2000英里长横跨欧洲、安纳托利亚^①和奥斯曼帝国阿拉伯人各省的德国雄心的标志，就令英国感到屈辱，乃至威胁，因为英国在波斯湾和印度洋也有自身的帝国利益。

这条铁路沿线只有塞尔维亚居于德国实力与联盟范围之外，而穿越该国的路段仅长175英里。对德国而言，英法两国不断让其因嫉妒而引发震怒。虽然德国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包括非洲的大片区域和广阔的太平洋地带，而且其中任何一块都未经特别积极的殖民和开发。对德国而言，帝国领地是实力的象征，而并非标志着国家雄心和繁荣的显著进步。

英德摩擦的另一诱因就是德国皇帝想要在海军实力上与英国平起平坐，即使德国的海外领地并不需要维持一支与英国规模相当的海军；北海两岸一意孤行的民族主义者使这一矛盾更加深化。1912年，德国在12年中通过第四部海军法案，又为本已庞大的海军部队增加了1.5万名军官和士兵。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提议双方同时暂停海军扩张，但该提议被德国严词拒绝。丘吉尔的论断，即强大的舰队对英国是必需品，而对德国则是“奢侈品”。丘吉尔的论断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因为英国要为英属印度和范围广大的其他帝国事务负责；但这却惹恼了德国人，他们自认为在一切方面都与英国不相上下，却被希望屈居人后。在英国一方，由于害怕不断扩张的德国海军对北海构成威胁，于是他们欢迎俄国海军扩张。1914年5月12日，英国内阁欣然提及：“俄国波罗的海经深思熟虑的大规模扩军，必定有助于提升我方在领海水域相对于德国的地位。”

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取得的对土耳其的胜利令德国受挫。这个小小的斯拉夫国家在军事和领土上取得的成功，不仅威胁到奥地利在巴尔干各国中的主导地位，也威胁到德国独霸土耳其的野心。土耳其欧洲领土落入塞尔维亚之手，却让俄国人拍手称快。俄国人作为斯拉夫人的统帅，同时作为与德国毗邻的波兰人与波罗的海各省人民的领袖，煽动起了对德国的仇恨。条顿人相对斯拉夫人的种族概念是冲突的一个推动力，而且这种冲突也未必不受人欢迎。1912年12月8日，德国皇帝在与参谋总长冯·毛奇伯爵、海军参谋长冯·米勒上将和海军国务大臣冯·铁毕子上将的探讨中，对他们说——据米勒日记记载：“奥地利必须有力反击斯拉夫人（塞尔维亚），否则它就将

^① 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亚洲部分（小亚细亚）旧称。——译注

无法控制奥匈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那么战争对我们而言也将不可避免。”皇帝又补充说，德国舰队“将被迫对英国作战”。

会谈中，毛奇提议：“皇帝列出的对俄战争的声势，应更为妥善地预备。”德皇表示认同，说假如战争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发生冲突之后爆发的话，新闻报纸必须开始就德国“伟大的民族利益”而“教化德国民众”。根据米勒上将向未出席会谈的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传达的命令：“人民不可以在欧洲大战爆发时怀有‘德国为之而战斗的利益何在’的疑问。人民反而应该事先习惯于这场欧洲之战的想法。”^①

公众心理上接受战争的意愿问题为毛奇所理解，他也对此特别关注。在1913年初，他就和贝特曼-霍尔韦格一样，尽力警告奥地利参谋总长和海军国务大臣不要与塞尔维亚交战，尽管当时塞尔维亚就图谋侵占阿尔巴尼亚。1913年2月10日，毛奇对奥地利参谋总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说，他确信“一场欧洲之战注定迟早要来，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全体德意志人和全体斯拉夫人之间的斗争”，而且，“为此次事件做好准备是所有坚持日耳曼思想与文化的各国的共同职责”。然而，毛奇还警告说，这场战争要求民众有牺牲的决心和普遍的热情。只是此时时机尚不成熟。

1913年6月，丘吉尔在与德国驻伦敦海军随员·米勒上校的私下谈话中重申了双方均暂停海军扩张的提议。米勒厌恶英国人，也不希望柏林外交部或皇帝依从丘吉尔的调和建议，于是询问铁毕子上将他该如何行事。铁毕子建议他尽量简短地汇报他与丘吉尔的谈话，以给人造成一种虚假的印象，即丘吉尔只是在试图拖延德国海军扩张，因为他害怕英国将无法维持其现有的海军优势。由此，丘吉尔的动议就遭到严重歪曲，德皇对其产生了偏见。近一年后，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对德驻伦敦大使抱怨说：“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您的海军随员所做的不公正的报告。能否请您对他稍加限制？对英国政策持续不停地歪曲与诽谤格外令人忧心，尤其因为高层总是以此为由对我横加指责。”实际上，这些指责是皇帝发出的。

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在各方面都显而易见。1912年春，德国常备军已增至54.4万；到1913年春，则又增加至66.1万。同年10月，德国宰相引入新一轮扩军时说：“仍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假如欧洲燃起战火，让全体斯拉夫人对抗日耳曼人，那么原本属于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土地现在被斯拉夫民族占领，就会让我们在军力平衡上处于不利地位。”

^① 我在牛津圣安东尼学院的同事伊曼努尔·盖斯在他发表的有关战争起因的文件中指出，米勒上将对此重要会谈的记载“是不见于《大政治》的又一篇文献——原因很明显”。（1914年7月，42页，注4）。《1871年—1914年间欧洲各国内阁大政治》是1922年—1927年间出版于柏林的一部39卷本关于战争起因的德文档案。

为解决巴尔干战争的直接后果，日耳曼人需抗击斯拉夫人，德国没有出面，其邻邦和盟友奥地利则承担了这个责任。奥地利施压造成的结果，就是土耳其同意阿尔巴尼亚独立，这就有效切断了塞尔维亚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与此同时，娶了德皇之妹为妃的希腊国王通过从土耳其手中吞并色雷斯海岸地区，阻断了塞尔维亚通往爱琴海的通道。

有的民族感到屈辱，有的不满，有的认为受到了威胁，还有的民族充满了信心。新闻报纸煽动起危机感和被掠夺的情绪。各国政府播响了种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军事实力的鼓点。遥远大陆上的沙漠与沼泽似乎都提供了扩张的前景，但相互匹敌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就让连修筑一条穿越沙漠的铁路都看似挑衅。并非某一次竞争或某一个争议地点和地区引发了这场大战，而是一切竞争和争议共同造就并激起了战争的情绪与可能：首先让人们意识到战争，然后使其变为可能，最后让人们渴望战争。“我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开战的叫嚣，厌倦了常年的武装备战。”1913年6月，在为真理而争论不休的时刻，贝特曼-霍尔韦格对一位友人说，“各大国现在都应该再冷静下来，全力追寻和平途径，否则就将会出现大家都不愿见到的战争爆发，各国都将无法幸免。”

在持续发酵的“令人渴望的战争”的概念当中，领土上的贪婪和成功的征服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1912年战胜土耳其后，意大利就吞并了土耳其庞大的北非省份利比亚。一年后，保加利亚也以同样方式打败土耳其人，获得了一个爱琴海的出海口，可以直通地中海。地处内陆的塞尔维亚认为奥地利独霸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就是要阻挠其在亚得里亚海取得出海口，于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动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由此塞尔维亚就暂时性地获取了亚得里亚海一段漫长的海岸线。

1913年10月是德国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的100周年纪念：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和瑞典在全面战争（Battle of Nations）中将拿破仑击败于莱比锡。^①为纪念此次胜利，德国皇帝在一次旨在强调德国传统历史军事实力的仪式上，为此次的胜利纪念碑揭幕。出席仪式的还有奥地利参谋总长康拉德将军，德皇向他表明，假如奥地利采取行动，将塞尔维亚驱逐出阿尔巴尼亚的话，他将密切支持。“我支持你们在那里的行动。”德皇吐露说。其他大国尚未做好准备。“几天后，你一定要回到贝尔格莱德。我一贯积极主张和平，但这也有限度。我阅读过大量战争文献，也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最终的时局已迫使一个大国无法继续袖手旁观，而必须拔刀相助。”

^① 我的一位导师卡尔·莱泽曾在1957年给我上的一次指导课上指出莱比锡（和波茨坦一样）原为斯拉夫人定居点。莱比锡之名源于斯拉夫语词汇 *lipa*，意为“酸橙树（欧椴树）”，该城于公元1000年由斯拉夫人部落建立。莱泽在1933年后因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而离开德国，他是研究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千年斗争的专家。

塞尔维亚侵占阿尔巴尼亚只是一次短暂的胜利。1913年10月18日，奥地利政府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军队在八天内撤出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被迫依从。当天，英国外交官艾尔·克罗准确并带有先见之明地提到：“奥地利为求单方解决一个此前均被认作攸关所有大国的问题，而挣脱了各国协调一致行动的束缚。”一天后，德国代理外交大臣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博士对英国驻柏林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说：“我很惊讶，奥地利皇帝支持了一项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政策，而且他已经这样做了，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德国不可能会对奥地利提出稍作收敛的建议。”

在以上最后的十几个字当中隐藏着欧洲战争的种子。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发出后，德国皇帝就给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和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发去了贺电。德国的此次称许，艾尔·克罗在1913年10月底评论说：“证实了人们的印象，即德国对外佯装其反对奥地利，并为此感到遗憾，事实上却大力鼓动了其盟友。”奥地利国内注意到，俄国新闻报纸均并不鼓励俄国为维护塞尔维亚而采取最终会导致俄奥冲突的任何行动。

奥匈帝国对外表现出了屹立不倒、长治久安的信心。“没有奥地利，局势将不堪设想，”俾斯麦在1888年如是说，“奥地利这样的国家不会消亡。”1913年12月2日，维也纳举行大弥撒庆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登基65周年。此前没有哪一位欧洲君主能在位如此之久。但他既无法遏止国内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望，也无法阻止外来势力对他们煽风点火。1914年1月19日，奥地利加利西亚总督向维也纳内政部报告说：“近来亲俄政党的煽动……已变得更为活跃……加利西亚在东正教推动下持续不停地俄罗斯化，应引起行政官员的更大注意，以便对其进行打压。”

1914年最初几个月，英国为维持其最现代的战舰运转而不停搜寻燃油来源，于是抢先于德国，为在波斯油田占有绝大部分份额而展开谈判。而德国的铁路修造者们已经在这里设立工地并划定了界限。与此同时，曾两次提议英德两国暂停海军扩张的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向他的资深内阁同僚提议，由他建立与德国海军大臣铁毕士上将展开秘密磋商的通道。丘吉尔解释说，他的目标就是要结束“在领海水域过度不均衡地集结舰队”的局面。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反对这项提议，认为如果会谈的消息泄露，那么“最疯狂报道将会铺天盖地袭来，我们将要不断向外交部的大使们解释，还得反复向媒体否认那些会被归咎于我们的事件”。格雷的资深立场占据了上风。

尽管英德磋商未能达成，但在1914年春夏之际，战争似乎并不太可能爆发。各主权国家之间的争议可以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加以解决，该法庭设立于1900年，反映了文明世界有决心不去卷入相互毁灭的冲突当中。欧洲全境内的社会主义者严词谴责战争思维，敦促各地的工人阶级不要成为资产阶级战争狂热的帮凶。银行家与金融家，与和他们展开竞争的拥有土地的贵族一样，都感到自己属于更宽泛的国际组织，这类组织不论通过贸易还是通过联姻结成，都不会因为战争而获益，而只会让自己蒙受损失。各方达

成协议，要化竞争为合作。1913年8月13日，英德秘密协商在葡属非洲领地建立潜在势力范围。该协议旨在让英德两国最终控制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它于1913年10月20日签署，两天前，奥地利刚向塞尔维亚发出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最后通牒。似乎即使一场由紧邻德国的欧洲强国引发的巴尔干危机，也没有任何理由损害到英德关系。

在政治思维层面上，英国作者诺曼·安杰尔在其《大错觉》一书中论断说，战争带来的后果是，即使获胜的交战国，也会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遭受超乎寻常的损失。他的警告最初发表于1909年，后被译成法、德、意、俄等国文字，到1913年，其英文版已累计重印十余次。安杰尔强调说，英、美、法、德等工业大国，“都正在丧失发动战争的心理冲动，正如我们已失去以宗教差异为由杀死邻人的心理冲动一样”。反过来还能怎样，他问道。“现代生活中工业活动占据绝大的比例，而其中的军事成分微乎其微，怎能让战争的本能压倒和平发展的本能而存在下去？”甚至普鲁士的容克阶层“也变得更像科学家，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好勇斗狠”。

大国敌手虽公开宣扬好战观点，但彼此之间都因自由贸易和工业上的相互依存而相互紧密维系，指出这一点的并非只有安杰尔一人。1914年6月，英、德投资者共有的一家公司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石油勘探的垄断权。所有欧洲各国轮船的船舱中装载的都是彼此生产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德、法、英、俄等国的汽车和卡车，一旦战争爆发，就必定用来运送军队和给养，而它们的运转都必须依赖仅在德国生产的博世磁发电机，这种部件只能由欧洲各国的汽车制造商从德国进口。如果战争到来，磁发电机的供给中断，那么这个微小而又至关重要的零件就必须由人们来重新发明，从白纸上的设计画图开始，一切归零。

用于生产炮弹的爆炸成分硝化甘油的溶剂丙酮，是欧洲各国相互依存的又一个例子。丙酮的生产方式几乎全靠木材蒸馏。德国和奥地利是两大木材出口国，另两个木材出口大国是加拿大和美国。生产1吨丙酮至少需要80吨的桦木、榉木或枫木。如果爆发战争，那么英国境内的所有森林都不足以生产一年所需的至少100吨丙酮。进口木材是战争实力的重要组成成分。战争爆发六个月后，英国对合成丙酮的需要变得极为迫切，需要科学家能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但直到1916年2月，合成程序才有望投入使用。德国完全垄断的一个领域是双筒望远镜的生产。1915年8月，英国被迫利用一名瑞士中间人，订购3.2万副德制双筒望远镜用于西线战场。

世纪之交以来欧洲各国不仅在贸易上互相依存，而且每位欧洲国家元首都通过联姻与其他国家元首沾亲带故，由此而建立的联系似乎牢不可破。德国皇帝与他通过联姻而来的表兄俄国沙皇定期进行友好通信联系，对彼此使用昵称，用英语说就是“威利”与“尼基”。他们互通的信函中不会散发出硫磺味和火药味。然而，陆海军的持续扩充、新型空战科技的发展，以及欧洲大国间的竞赛却隐含着不祥的弦外之音，这是友好通信、

自由贸易和常识都无法掩盖的。

1914年最初的几个月，德国皇帝派遣一名高级军官，利曼·冯·桑德斯将军赴土耳其担任奥斯曼帝国陆军顾问，这就惹恼了俄国人。1914年5月12日，德国参谋长毛奇伯爵在卡尔斯巴德对奥地利参谋总长康拉德男爵说，再拖延对俄战争“就意味着我们在逐渐坐失良机；在幅员与人口方面，我们无法与俄国匹敌”。八天后，乘汽车从波茨坦前往柏林时，毛奇对国务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说他害怕俄国会在近两三年内加强军备，使其武装达到巅峰，还说德国现已别无选择，而要“在我们仍有一线希望时，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以便击败敌人”。毛奇在乘车途中对雅戈提出的建议是，国务大臣应“将我方政策定位为尽早发起战争的挑衅”。

5月29日，美国总统威尔逊特使豪斯上校从柏林致信总统：“局势异乎寻常。军国主义疯狂横行。除非有人能为你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否则某一天就会有重大突变骤然降临。”豪斯警告说，欧洲没有人能够做出这种解读。“有着过多的仇恨和过多的嫉妒。一旦英国默许，法俄两国就将威逼德国和奥地利。英国不想让德国被彻底粉碎，因为那样它就要被迫独自与其自古以来的宿敌俄国进行清算；但如果德国坚持不断扩充海军，那么英国就将别无选择。”到伦敦后，豪斯对英国外交大臣讲起了柏林的情形，“空气中似乎充满了武器撞击的铿锵之声，人们都蓄势待发，准备开战”。

甚至当豪斯上校写下这些充满预感的话语时，英、德两国仍在就“巴格达铁路协议”进行磋商，要在小亚细亚共享经济机遇，避免领土冲突。但和平带来的经济利益并非当年夏季争论的唯一利益问题。6月初，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对身在柏林的巴伐利亚州长胡戈·冯·莱兴费尔德伯爵说，德国境内有些团体期待战争会让德国国内局势朝着保守的方向出现一种进步。然而，贝特曼-霍尔韦格却认为，“恰好相反，有着难以预料的后果的一场世界大战，将加强社民党的巨大权威，因为他们鼓吹和平，将会推翻许多君主”。

6月11日，一支特地从维也纳请来的交响乐队在树木蓊郁的伦敦北郊的卡昂木屋中，为参加盛大晚宴和舞会的来宾们进行了表演。东道主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曾孙、沙皇的第二个表兄米哈伊大公，客人们是欧洲的贵族名流，以英王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为首。嘉宾们和为他们演奏的乐师们都不会有任何理由感到异样，只感到一阵轻松惬意。不过就在任何特定平静与满足的时刻，都潜藏着恐怖的危机。

对于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以及对于生活在自己的独立王国中的塞尔维亚人而言，由大公表弟统治的沙皇俄国，是有着永久魅力的守护者。1914年5月，奥地利议会首席捷克议员卡雷尔·克拉马尔博士向他的一位德国朋友表达了他就“由圣彼得堡统治的斯拉夫人邦联”进行的思考，这种结果将会让俄奥两国间爆发一场战争，它将于哈布斯堡体系在战争中崩溃之后成形。

一种不稳定的感觉高悬于整个庞大的奥匈帝国架构之上。二元君主国元首，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已到 83 岁高龄。他的侄儿、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据说强烈厌恶匈牙利人主导他的王国，因此他就制订了将整个帝国分割的计划，让匈牙利人为主的那一半国土不再由匈牙利人专有，并给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更大的自治权。1914 年春，大公至少在纸上深入思考了未来要在匈牙利组建的“人民议会”，以大规模限制匈牙利人的势力，途径是赋予匈牙利境内各个非匈牙利少数民族更大的权力，其中包括两个斯拉夫种族——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

1914 年 6 月 12 日，德国皇帝前往布拉格附近的科诺派斯特，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共度周末。这是放松与狩猎的时光。主要的严肃话题是德皇近来对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的青睐，而弗朗茨·斐迪南则厌恶蒂萨的影响力。德皇与奥匈皇储还谈到了俄国沙皇在同一周末到黑海之滨的康斯坦察对罗马尼亚皇室的拜访。似乎大公也曾向德皇顺便问起，正如德皇八个月前透露过的那样，德国是否仍愿支持奥匈帝国捣毁塞尔维亚的“黄蜂巢”的行动，奥地利确信，这场行动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搅动起反奥情绪。德皇答复说，奥地利应在局势恶化前采取行动。他感到奥地利不必害怕俄国会为塞尔维亚而进行干涉，因为俄军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由此看来，奥地利即将对塞尔维亚采取的行动将得到德国的全力支持。

德国皇帝离开科诺派斯特，返回位于波茨坦的皇宫。九天后，他来到基尔参加一年一度的易北河帆船赛——“基尔周”，这是民族聚会、舞蹈和欢乐的时刻。虽然新开的基尔运河代表着德国海军对英国的威胁，但英国一个战舰中队却作为嘉宾出席，其四艘战列舰和三艘巡洋舰就与德国大洋舰队并排停泊。两国海军的军官和士兵们欣赏这场盛典时登上彼此的舰船，热情地互相赞誉。他们在参加一名因庆典活动的空中事故而丧生的英军飞行员的丧礼时，都站在一处，脱帽致敬。

乘坐“流星五号”赛艇的德国皇帝居于辉煌赛事的中央。6 月 26 日，他身着自己的英国海军元帅制服，登上了“英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从技术上看，他是以英国皇家海军高级军官的身份出席活动的。他登舰后还上演了一出滑稽剧：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参赞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当天特地穿上大礼服，戴上高顶礼帽。“海军元帅”认定这名外交官衣着不甚得体。他指着那顶高顶礼帽宣布：“如果再让我看到这顶帽子，我就要把它砸扁，没有人在船上戴高顶礼帽。”

6 月 27 日傍晚，英海军中队指挥官在“英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上设宴款待德国军官。朗博尔德数星期后回忆起在整个赛事期间，“我无法不被德国与我国海军人员之间存在的真挚热忱所打动”。6 月 28 日，举行了一场游艇赛，英德两国观众同样热切地观赛。德国皇帝本人也驾驶自己的游艇“流星五号”参赛。当他在基尔湾内时，一封装在香烟盒内的电报被投掷到他的游艇上。皇帝读到：两星期前曾在科诺派